



最近,有学生发朋友圈感慨:她印象中最好喝的夏日饮品,当属小学老师准备的“橘子水”。这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,那个橘子味的夏天。

当时,我在一所农村小学教书。因为天气酷热,学生饮水量大增,学校的老校工用小锅炉烧水给大家喝,但因为白开水寡淡无味,有人开始从家里带瓶装的自制饮料。一到早上,教室窗台上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子:有的装着绿豆汤,有的盛着米汤稀饭,家庭条件好些的学生,带来了颜色好看的瓶装橘子水。一天下午,班里一位男生喝了自带的绿豆汤后闹起肚子,为了学生的健康,校长决定:不再允许学生自己带水上学。

“干饭人,干饭魂,干饭要用大铁盆!”小孙女奶声奶气地念叨着新学的俏皮话,缩乎乎的小手还煞有介事地比画着大铁盆的模样。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背影,我这个奶奶辈的“干饭人”不禁莞尔——谁说干饭只是小宝宝的专属?在单位食堂里,我这个“老宝宝”的快乐干饭时光,正热气腾腾地上演着呢!

清晨五点半,我的生活便已按下“加速键”。轻手轻脚摸黑起床,先为老爸做好早饭,再开车回城。小孙女爱赖床,得哄着她穿衣洗漱,临走前还要仔细把她的卡通水杯塞进书包。将孙女送进幼儿园后,在赶往单位的路上,我掰着手指头盘算:今天是周一,晚上得回村陪老父亲;周三也要去……对于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“夹心饼干”来说,工作日里能偷出一段闲暇,抛下家里的灶台和琐碎,奔向单位食堂,成了最期待的事。食堂哪里只是吃饭的地方,实实在在就是我的“快乐补给站”!

工作日的中午,一脚踏进食堂,享受到的可不只是饭菜,更是一份难得的解脱和放飞心情。我最馋的就是食堂那锅咕噜冒泡的大烩菜,白菜、土豆、粉条搅成一团,热气裹着香味直往鼻子里钻,让人恨不得把勺子都舔干净!混在叽叽喳喳的年轻人堆里打饭,仿佛瞬间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。

珍是我的最佳搭档。我俩边吃边聊,从老父亲的血压,到小孙女新学的儿歌,再唠到退休后的畅想。吃完饭,我们常结伴回家。以前,她喜欢绕着东湖往家走,看水波荡漾;后来为了陪我,她会特意绕道,我从通湖路拐弯回家,她则顺着凤仪街绕回美锦大街。穿梭在人群中,我们一路聊着生活琐事,瞧尽人间烟火。

我吃饭有个原则,坚决不和年轻人“组队”。为啥?人家聊网红打卡、追剧追星,我往那一坐,气氛都变得拘谨。我可不想扫大家的兴。

眼瞅着还有两年就要退休,我现在满脑子都是“食堂攻略”。回村陪伴老父亲的日子雷打不动,但工作日去食堂午餐可不能错过!家里做了饭?留着晚上吃!朋友约聚餐?改时间!只要能往食堂跑,我立马化身“干饭特种兵”,大烩菜堆得冒尖,小米稀饭专挑上面那层清亮的米汤,喝个痛快!这食堂的快乐,我得抓紧时间多囤点,毕竟退休了,可就没这专属的“快乐套餐”啦!

且享食堂一勺欢
张月英

橘子味的夏天

李秀芹

那段时间,老校工有事请假,校长便安排老师们轮流值日烧水,他还从家里拿来了茶叶和橘子粉,嘱咐老师们多费心思,把夏日饮品做出点花样来。

第一天就轮到我和孙老师值日。望着那么大一个水桶,就算一整袋橘子粉倒进去,怕也尝不出多少味道。何况“狼多肉少”,必须细水长流。我便和孙老师商量,只在凉白开里象征性地放了一点点橘子粉。孙老师又从自家院中采来鲜嫩的薄荷叶,洗净了泡进水里。我俩还别出心裁地在水桶上贴了张纸条:薄荷橘子水。

学生们对这种新奇组合充满兴趣,争相饮用。我偷偷尝了,橘子味几乎为零,薄荷味也淡得很,但孙老师笑着说:“咱这主打的就是个心理味道!”

这“心理味道”的妙招很快被其他老师学去了。“百合橘子水”“枸杞橘子水”“红枣橘子水”的标签轮番贴上了水桶。那个年代,农村小学里多是民办教师,工资微薄,自家也不宽裕。老师们带

来的百合、枸杞、红枣数量有限,煮出的水自然味道寡淡,但学生们对这些名目翻新的饮品却喝得津津有味。

橘子粉没几天就消耗殆尽,茶叶开始挑大梁。“绿茶橘子水”“花茶橘子水”“红茶橘子水”相继登场。虽然只是纯粹的茶汤,与橘子粉再无瓜葛,但对于已经爱上“橘子水”的孩子们来说,贴上标签就有了丰富的“心理味道”。那段时间,大家每天上学第一件事就是打听:“嘿,今天喝啥味儿的橘子水?”

因为喝着同一桶贴着创意标签的“橘子水”,学生们充满了期待。老师们更是挖空心思,在“橘子水”的名目上做文章,标签每天一换,让炎炎夏日平添了许多乐趣和诗意。

本是物质匮乏年代,打着“橘子水”的旗号哄孩子们多喝水罢了。谁能想到,几十年过去,仍有学生对这“橘子水”的滋味念念不忘。我在那位学生的朋友圈下留言坦白:“其实当年的‘橘子水’,很多时候真没橘子粉……”

“知道呀,老师!我们喝的不是水,是趣味。”学生回复说,“这种旧时光里的味道,就是校园里师生情谊的味道啊。”

学生的回复充满了“橘子味”的俏皮与通透,像一阵带着薄荷清甜的风,瞬间吹散了暑热,让我的心也跟着清爽明亮起来。

太原地铁一号线站名掌故
郝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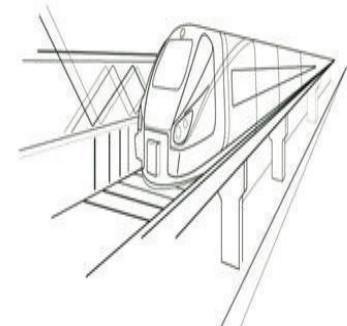
长风东街站位于迎泽区东中环路与长风东街交叉口,是地铁1号线与规划中的4号线的换乘站,车站共设2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、公示名、最终确定名皆为长风东街站,因位于长风东街而得名。

长风东街系长风街东延伸段,2006年建成,2022年正式命名,是城南地区通往东山地区和东环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。

长风东街站东侧有马庄村,道光《阳曲县志》作马庄镇。因古时牧草茂盛,曾为牧马地而得名。村中有芳林寺,始建于宋熙宁二年(1069),殿庑中的佛像悬塑做工神奇,被称为太原城南第一胜景,元末遭到很大破坏。明成化十三年(1477)重修,明朝末年又被毁。清顺治年间,僧人清万增建了洞阁十五楹,清道光六年(1826)村人捐募重修。1948年,驻扎在此的阎军拆毁过殿、戏台、东西神堂。1980年,芳林寺

大殿被迁至晋祠奉圣寺作为大雄宝殿。1984年,芳林寺牌坊被迁至晋祠公园东门外作为广场上的迎客牌坊。马庄以琉璃烧制技艺闻名,故宫翻修时曾发现写有“马庄山头苏氏”字样的琉璃瓦,窑址至今犹存。据《阳曲县志》记载,村内还有明代河东悼怀王墓、襄阴安惠王墓、都御史陈璘墓。

长风东街站附近有东环高速公路长风收费站、东瑞揽胜小区。



泥土里的歌谣

王彦平

黄土丘陵的清晨总带着风沙雾气。祖父扛着犁耙耕地时,喉咙里滚出的号子像山涧流淌的汨汨小溪,惊醒了沉睡的山谷。那些没有词句的调子,是土地教会人们最初的诗歌——犁铧掀开黄土地的憨厚韵律、铁锄叩击青石板的节奏,竟然在粗犷的喉音里找到了回响。

方言俗语是泥土长出的野花。播种时节,圪梁梁上飘着的原生态山歌,是五谷杂粮的醇香钻进了荆条编织的箩筐。小媳妇儿用乡言俚语缝制的笑话,在袅袅炊烟里翻腾雀跃,落到灶台上便成了温热的黄酒。儿时常常蹲在门廊下,偷听那些沾着草根的方言,如何被月光酿成了小曲儿,又如何在老戏台的梆子声里化作旦角儿水袖间流转的眼波。

昏黄油灯的窑洞里,走村串户的说书人,将

沉寂在山坳里、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歌谣拼接成珍珠。二姐儿的心思在纺车吱呀声中抽丝,杨家将、关羽的故事随袅袅旱烟盘旋。那些从锄头把上长出来的传奇,最终攀着老槐树的枝丫,在泛黄的书页间开出花来。而今坐在黑黢黢的影院里,忽见银幕上跃动的皮影戏化作三维立体动画片,才惊觉老辈人讲的如烟往事,已悄然生长成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黄土地把故事埋藏在深不见底的沟壑里,犁头翻出的陶片都是千古词句,山洪冲刷的岩壁刻着洪荒的歌谣。行走在耕播的田垄间,鞋底沾满的不仅是春泥,还有先民遗落的平仄。当炊烟再次升起时,我忽然懂得:所谓薪火相传,不过是把掌心的老茧,连同那些从地脉里迸出的旋律,轻轻地放进了新生代的襁褓。